

呂
子
評
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六

論語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章世綱季氏之始。失在公廟而設於私家也。廟尊者禮盛則固。不得以私家之禮行事矣。**評**僭竊必從假借起。

季氏僭竊與莽操等不同。蓋公子統禪權臣一味妄自尊大。不知其文理不通。帶一分騃蠢無知。帶一分世家習氣在。

三家者以雍徹章

不說三家僭竊。只說何取。令三家亦索然無可回答。是并不許三家明認僭竊也。語愈婉。旨愈嚴。無知妄作罪名。使三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實難自承。正見聖人立言之妙。若一着狠斷。盡失之矣。

季氏旅於泰山章

說救字是危迫語

從救字中看出聖人謹微治僭之嚴。從弗能與辭氣中看出冉有平生見義不爲處。只一句見聖人抑亂臣教退畏弟子許多用處。

不論聽不聽。只論救不救。

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己。不論季氏之從否。此是聖賢行義正傳。孔明之不逆觀成敗利鈍。文山之病雖不治而必用藥。皆此志也。玩此與字。直而不曲。乃怪問之辭。非宛商之語。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金聲文不善爲君子。而君子之念。卽爲構爭之端。**圖**爲名則有此理。念如何無得。此便是禪病也。**文**一念之爭。已無復君子之望。

評根本有失不在望說。**文**寬遊之以禮樂。而是與非自相跬於大道所爲化一世以忠厚和平之術也。**評**此意尤不好。要到無是非處。是老莊見識。不是忠厚和平。

正要在下四句中回繳首句。見聖言宛轉盡義之妙。但不可呆泥射上說煞耳。

揖讓兼下句言粘住升字不得。揖是揖。讓是讓。囑圖不得。射時始終有爭。而揖讓是君子無爭。升字飲字有爭。而揖讓是君子無爭。漫混不得。

其爭句應必也句。只了得無所爭一句耳。若另有其爭一轉話頭。無論道理不是。並文法都錯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

此與無諂章相似而不同。彼終始論學。此只論詩。已截然難混。彼

首節夫子之答已進一解而子貢悟詩又進一解故可作兩層寫此章夫子之答只訓明詩義至子夏方別進一解時手於子夏之間先作機鋒夫子之答反作別解如云子夏豈真有所未解於詩哉夫子忽通之繪事矣等句直可發笑不知繪素卽是素絢只一後字答他爲字故子夏就後字悟出禮意耳

黃澤耀文詩之爲用稽實待虛宜獨於穎悟者相近而聖人尤喜與篤實者言之**評**此說未必其然**文**穎悟之人偶觸而已求其辨擊於單辭之間曉暢於百物之貌而忽然旁通則非穎悟之人能之而篤實之人能之也**評**畢竟穎悟者能之**文**禮後之悟使子夏因論理而及之則雖中有特見而終不離夫子之範圍**評**卽論理及之也好聖人所許爲得言詩法耳豈謂凡說道理必要不着相耶**文**以大意爲可觀而忽遺乎名物此穎悟者之

言詩也。評此非子貢之穎悟也。後人之粗疎耳。又以文詞爲有本而精詳乎訓詁。此篤實者之言詩也。評朱子稱漢儒訓詁煞有味是也。然却不是子夏此章話頭。文夫子於商與賜皆許言詩而詩之傳獨屬之商。猶之於參與賜皆言一貫而一貫之傳獨屬之參也夫。評有傳有不傳。非獨屬也。且卽此二案。可見聖人之喜與子貢言者多矣。詩之教與他經不同。觸類旁通。斷章取義。益人無窮。正在不拘滯處。或言事而忽悟詩。或因詩而忽悟理。皆得詩教之妙。故夫子許之無異詞。與一貫公案又別。一貫兩章問答開示。語句已自不同。子貢之不及曾子。固不待言而決。若言詩之本領高下。則子夏斷不及子貢。聖人必無喜與篤實言甚於穎悟之理。若據後儒之授受。以申公得之子夏。遂以爲聖人獨傳子夏。此必不然。當時聖門無人。不以詩教傳詩。

說者必多。遭焚坑之難。獨卜氏一宗不絕耳。焉知子貢之徒不更得孔門之微義哉。但謂詩序出自子夏。則後漢書已明證爲衛宏自作矣。若序可證子夏之宗。則詩傳亦託之子貢矣。但如子夏之精詳訓詁。而因言明理。其細心自非後儒所及。蓋讀詩之道有二。其一如漢人之訓詁。但解釋名義。不增入意論。名義精詳。則其味深永。意論處處通達。其一如程子之言詩。渾不章解句釋。但優游吟哦。不_一字_一專_一却_一一兩字點撥地念過。教人省悟。二者門戶似別。然皆以潛心玩味而得。篤實與穎悟一也。若後世觀大意不求甚解。此習性相疎。自託高致。豈足語穎悟之讀詩哉。近人爲經學。又務爲穿鑿牽輓杜撰之論。以翻古人成說爲高。如郝敬李本之流。直六經之蠹賊。又豈足與語子夏之篤實精詳乎。

首節

子夏疑處在素綯合一。

子夏只讀錯一爲字。詩人爲字上微逗斷。爲字讀得重。本意是因素爲綯。子夏將素以爲三字一滾下去。爲字讀得輕。便誤認卽素爲綯。此所以起問也。

子曰繪事後素節

繪事卽詩指示不如俗解別借一端。繪事正解人作通其說於繪者謬甚。

曰禮後乎節

此禮字只指三千三百美盛處而言。故曰後。若將禮字講入精微則後字說不得矣。

禮後乎。是悟道理如此。不是感時。

子夏因夫子一箇後字。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正見理之精微。未嘗以禮爲忠信之薄也。錯會此意。於是牽連上兩節。亦是憂世救俗之旨。失之誣矣。

禮後句。一寫悟境。便入禪。一着高解。便入老莊。禮豈爲我輩設耶。只此一句。便是魑魅禽獸之言。然其弊未嘗不從悟處過高來也。依他說。只成禮外禮。僞非禮後矣。後字是重禮之義。不是薄禮。

陳際泰文有情而必有禮。有禮而必有文。有文而必有文之繁。情非禮之本。文卽禮也。文勝乃繁。聖人知禮之所自生。而探文與繁文之所自起。且慨然於禮先而併謂先王所制之禮之爲後世嚆矢。而欲後之。然此意不得言也。卽有先發之者。而此意故不得顯也。禮本後耳。欲後之便不是。如公所見。乃不得

言不得顯耳。聖賢所說並無此意。**文**先王懼天下之求且欲故制爲禮以給之。先王懼天下之瀆且亂故立爲禮以防之。而先王又懼天下之輕且疑故繁其禮之說與隆其禮之名以尊之。**謂**禮自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來聖人循其道而行之耳。如其言則成先王撰造以束縛天下之權術矣。其所謂不得顯言意正如此。直是從源頭差起。**文**乃子夏一旦於禮等於文而後之。是將等於文而去之也。子夏平日未嘗薄禮之教而翻空見奇其識量之不濫意可美而端不可開也。故夫子弟陰爲風賞云云。**謂**子夏原只問詩聖人也只答他論詩。子夏忽然悟到禮後觸類旁通正得詩教之妙而所悟又只在學問本原。又見詩學之益故夫子與之。未嘗爲禮後之旨不可明言而托之言詩也。禮後後字指禮之本然說謂有忠信爲本而禮以之行禮自在。

忠信之後。非謂人得而先後之也。後之亦非薄之去之也。大士看禮字。原都是老莊與晉人見識。故其說謬妄。至破壞聖人之言而不顧。

首尾只是言詩。不捨詩纏禮。固得賓主之正。然禮後句中。子夏所見最精。聖人正喜其於實理有會耳。

將詩禮紐合。固落魔魘。然單講善悟。而輕看禮後句。亦非也。子夏禮後句。見理儘高。故聖人許之。不然。說詩便牽合學問。如禪門話頭相似。可說禮可不必說禮。聖人豈樂許之哉。

聖人有取于夏言詩。正爲他禮後之意。從切實反本上來。見其爲學親切。此方是會讀書。故曰可與言詩。不是空拈悟境也。

可與言詩。聖人正喜其因詩知學。得詩教之益。非謂其能不落言詮。如釋氏之破句別字。皆可以悟禪。將素絢句看做青州布衫。

鎮州蘿蔔也。

惟詩禮絕無交涉。而子夏忽然有會。故夫子許之可與言詩。只爲其篤學能通悟耳。大士文添出重質抑文等論。且牽扯到詩意。要重質如此言詩。乃極下等無靈性守枯椿獵犬耳。聖人且將憫其愚。不屑教誨之矣。豈有許可之理哉。

艾南英文禮後一語。恍然篤信謹守之象乎。蓋其材近於質者也。**鄒**子貢子夏兩卽灑掃應對下學之意乎。蓋其學重乎始者也。**鄒**子貢子夏兩許言詩案俱爲其切於學。而有不同。子貢喜其能求義理之無窮。子夏則喜其能悟出意言之表。各因其人而進之。正爲其長進一格也。若子夏仍取其篤信謹守灑掃應對下學之義。又何足與言詩乎。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開口便道吾能言之可見聖人於二代禮意精微及大綱節目皆有榘柄在手只是典故不詳便無徵不信耳看聖人於文武之道尚且求之賢不賢之識大識小朱子註道字爲謨訓功烈禮樂文章蓋其大道精微聖人自能言之亦非賢不賢之所能識也

歸有光文其尚忠尚質建丑建寅與夫則壤成賦建中錫極之類讀夏殷之書者猶可想見**評**夏殷未嘗無大畧之存但其詳不可得聞耳

能言足徵二者缺一不可

高斗魁文吾言之杞宋徵之言之者得所徵而增一信徵之者得吾言而益一據因以載之周官爲不刊之典布之昭代爲無弊之謨二禮雖廢而不廢云云**評**可見夫子意中有多少設施在

文徵之不足。夏殷已然矣。其無使後乎夏殷者。復歎夏殷哉。**國**此朱子所以請脩三禮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魯禘賜自成王。說出明堂位。先儒謂漢儒多魯人。魯之僭大。始於春秋。多矯飾之言。漢儒因而述之。則并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爲非據。然據魯頌之詞。未可謂盡出周末。先秦也。陳氏曰。施之周公之廟。猶曰報功。施之魯國。難乎免於僭矣。其說較正。

或問禘之說章

國續通文。魯禘何爲。說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成王賜之。伯禽受之。蓋周公未王而行王者之事。故假魯以償攝王之功。且生則爲臣。死則爲鬼。鬼與人異。用之非僭。故魯以此祀周公也。而不知非也。夫成王之所欲報者公也。八佾宮懸。大禮殷薦。謂之尊周。

公可也。郊之配也。稷也。禘之王也。嘗也。與周公何預而謂之尊周公乎。以其祖宗之勲勞而遂許其子孫之僭已非矣。況所祀者天子之太祖。本非勲勞之臣也。吾不知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又奚取耶。以當時之事考之。襄王之出而入能正晉伯之非。平王之弱而遷必嚴史角之報。衰朝且然而況於成王之世。以是知魯之僭其山來未遠。而姑託於成王也。**註**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歎周公之衰其非伯禽事可信。蓋說出明堂位。先儒已辨其誣。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是千古定案。但魯之郊禘見於經者。歷然難解。此直斷以魯之後人僭禮而姑託之成王。尤夫子所難言。以此看明堂位之誇大與春秋之義例皆合矣。

艾南英文禘者審也。所以審視昭穆也。禮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則

禘於新宮。此不獨魯爲然也。左傳曰。烝嘗禘於廟。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夫子亦曰。郊禘之事。降殺於天子。此又何說而諱之也。禘有大禘。有時禘。左傳所云。多時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耳。此亦惑於後儒禘祫混一之說。不及精密也。

既曰不知。又曰之於天下。則非不可知也。既曰之於天下。又止曰示諸斯。又記曰指其掌。則可知而不可言也。

既曰不知矣。知者之於天下。視掌却何從知之。故知只是難言耳。中庸之難明。是就道理上說。此節之難知。是兼魯禘非禮意。故中庸止云治國。而此云於天下。於天下。則不王不禘之義自見矣。中庸之言通於上下道理。故但云治國。此處易天下二字。魯禘之非。已隱然言下矣。

聖人之議禮也

雖尋常之故而必推而致之無窮所以

尊先王而維其教於不廢。孔子何人。以此狗心鬼肺疑之。其病總坐不信聖賢語。其不信聖賢。由於不信註。其不信註。則未嘗細心體會其說有必不可易者。於是乎鄙倍四出矣。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章。

首節

若只並列二者較量。與其二字尚屬門外漢猜擬。從媚與過來人商量。到媚與還有未盡善處。箇中狡獪。大有衣鉢流傳。箇中滋味。大有機關講究。與其二字痛痒親切。方是媚與人轉變語。是媚竈人指引語。

世道炎涼。小人實是有一番見識。一種學問。看得極老到。極圓通。極有主意。極無主意。只在寧字中描出自己攬權勸人附勢。齒牙如對。

他處寧字虛。此處寧字實。他處是儘可意。此處是不可不意。媚竈者未嘗不媚與。但專精者竈耳。

敢將媚字直說。是小人無忌憚賣弄。近時公然講究以爲榮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歸有光文云云。評此節周字。專講周之禮。非泛論周家治尚也。文中云政云法。皆鶴突。其疎一。此文字是贊詞。非實字也。郁郁乎文哉。五字。總形容周禮之美。拆說不得。提出文字重講其疎二。此從意與中庸不同。中庸從周。因非天子不議禮而言。故重不倍義。此緊接郁郁句來。極其歎美。無處著不倍之意。其疎三。其病總在誤看文字。是忠質文之文。若通節專論文者。亦正坐不看得註中禮字精確。時文以文救文等謬說。皆從此生。

黃淳耀文之不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云云。評此論周之禮。

極贊其美。無寓刺傷。今及歎不得位。制作之意。言周禮之所以善。緣監於二代。故明備美盛如此。舍此安適哉。文是贊美之詞。非文質之文也。從周。從其道之盡善。非從王制也。

唐順之文。彼夏禮。吾知其尚忠也。一於忠。或樸而不文也。云云。**說**此以文字贊周禮。非謂周尚文而論周文之宜從也。忠質文三統。是三代治天下之道。亦不專主禮而言。此章中初無較論三統之意。但極言周禮之美盛。道理該從。非謂孔子不得位。當從時王而不當反古也。

從周。是論理。不論世。

周之文。自是歷代漸次趨來如此。監字正其所以爲文之故。非周自以文監二代也。到此正盛過此失中。夫子從周。純乎天理之至。若作尊王說。不特不知文字。并不知監二代之道。便屬私意。

矣。

非二代那趨下來。周不能自成其文。非周先王亦不能監二代以成文。

周家積累既久。又連生數代聖人。故其監二代極精詳。非前後所及。孔子從周以此。非不倍義也。能說到聖人德學。方見監字本原。若但如庸說。則秦始監周弱而廢封建。宋祖監五代而廢藩鎮。皆可爲法矣。

此與中庸爲下不倍章不同。蓋不倍所謂從周者。只說遵時王之制。此節正言周時禮制之盛耳。其所以盛者。以其監於二代之故。但至末流。其意漸失。則夫子當時之文。非復文武之時之文。後生末學。便有擬議先民之意。夫子正謂周制本盡善。但人自未之從耳。

周文自不得不從。不可不從。非夫子私意也。

周末文勝。非周監二代之文也。周末人正不從周耳。

文勝之文。非監二代之文也。因文勝而思返質。是直欲去文。更非夫子本懷。從周卽從先進意。

錢之壽文。一代創造。實因時之所當然。遂於天下以不得不然。評

纔是損益。可知之理。文其樂趣於文者。人之情爲之也。而其不能卽至於文者。又天下之時爲之也。評皇極經世書。可以上迄古元。下及來世。只此理而已。文禮始於唐虞。而漸其於夏商。便不必相因而求其明備。則文武之所爲者。禹湯先已爲之。而豈必待於本朝作述之才。評文明漸開。雖聖人不能先時也。文使禮不必求其明備而已。足以致治。則禹湯之所爲者。當復仍夫唐虞。而又何藉於君相多材之世。評天下之數有者不復無。往

者不復返。類皆如此。

附此章文

聖人歎周禮之所由盛。而自決其從王之志焉。蓋周禮之所以文。亦二代之爲之也。而其文則美備矣。聖人又合周何適哉。且天地之氣。日出而不窮。其必趨於文者。自然之勢也。聖人因其勢而爲之坊。使天地之氣有所留。而漸達於文。而不知其所爲坊者。正天地之文之所自出。至於坊之道益全。則其出之之勢益盛。而人且疑夫今此之所坊。有異乎前此之所坊。於是乎欲取一代焉。以爲之主。而使天地之氣止而不流。歷世聖人反而從我。豈有是哉。今天下亦知周之所以爲周乎。爲三代異尚之說者曰。周之先王。其意一主乎文。而以文更易前世之制度。此其說非也。官天下者。其事疎。家天下者。其事密。故言制度自夏

始夏之先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承唐虞之後也。久之而人見其近於忠矣。又久之而見其忠之弊矣。夏先王固不知也。當繼世者其法寬。當征誅者其法峻。故變制度自殷始。殷之先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承夏桀之後也。久之而人見其近於質矣。又久之而見其質之弊矣。殷先王固不知也。然則先王之所爲制度者皆本乎天下之不得不然而後且從而爲之辭。又從而爲之議。其後周之爲周亦猶是耳。然而周之獨文於二代者何也。古未有千年之國。久而益強者。我周自后稷以來與二代相終始。成敗得失之故積久而慮深。則其監之也備。如公劉之夕陽流泉爲徹田之始。要深明乎作貢作助之原。亶父之司徒司空爲周官之本。固熟悉夫惟百惟倍之意。既不若二代之開國其經營皆出於一朝。古未有一家之人。生而皆聖者。我周自太王

以下。比二代爲最盛。父子兄弟之間。材多而識遠。則其監之也。精如象。係於文者。象復成於公旦。已大遠乎首坤首艮之文。下武始於武者。雅頌又作於成康。亦更備乎大夏大濩之作。又不若二代之創業。其功烈皆歸於一手。當是之時。自朝廷以及比閭鄉遂。典章服物。釐然具備。先王先公曰。我不敢不監於有夏。亦不敢不監於有殷焉爾。然已郁郁乎其文矣。若謂其意一主乎文。而以文更易前代之制度也。是欲違大典而反之於無文也。夫天下之事。自無而造有。而既有者。必不能復使之無。污樽土鼓。昔且以爲文矣。而欲於瑚簋絃匏之世。污樽而土鼓焉。人情之所不能強。卽聖人之所不能強也。吾從其不能強者而已矣。是又欲亂舊章而引之於靡文也。夫天下之理。卽正而生變。而旣變者。必不可不復使之正。采蘭佩芍。今且以爲文矣。而置

於關雎鵲巢之側采蘭而佩焉。人情之所不敢出。卽聖人之所不敢出也。吾從其不敢出者而已矣。然則周之不得不監於二代也。夫子之不得不從周也。皆天地之勢爲之也。則皆聖人之時爲之也。

子入太廟章

是禮也。言每事詳慎。正是禮當如此。我亦行禮云耳。乃辨明禮意以教或人。非自解知禮也。故知字不可夾帶入來。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處仍是凜然敬謹之意。卽此言亦禮也。可見聖人無時不是禮。若一夾入知字。語氣便揚詡。迺失聖人意象矣。

陳際泰文禮之敝也。非病於衆人之不行。病於衆人之不知。評是字是令之知。文禮豈一端而已。其行之之際。有可以義起者焉。

其本之之原。有可以意會者焉。原不曾有每事問之禮。却是禮意。是字明確精通。又禮之不明。非一人之故也。見所以任辨之故。聖人聞人非議。多引過宛言。獨此毅然直任非自辨知禮。辨每事問之。卽禮也。蓋一己之是非。可以委曲任過。而禮之是非。關天下後世。不可以不明。正見聖人無我處。後來鄉原一流。不但自原不知禮意。卽有所知而人非之也。一味含糊道他總不知。不足與辨。此便是多少陰私。鏘薄。與聖人此等處較看。直是天淵。

陳司敗譏夫子。卽婉承以謝之。此獨毅然立辨者。正爲時人不知禮者敬而已矣之義。則禮意不明於天下。故不惜直任以悟之。或謙或辨。總見聖人之無私。

子曰射不主皮章

原有箇武射在。但先王之道不重此。不主皮。謂不主於貫革。非禁貫革也。所重在此。則所輕自在彼耳。不主皮。則貫革之射。自攝於內。主皮。則禮射亡。而天下之能射者亦少矣。

原有兩項射。但禮射不主皮。

原有主皮用處在。

不主二字。一以奮武衛。一以揆文教。兩義都備。

射本是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

劉子壯文不貫革可也。所以進天下於能射之路也。能貫革亦非所禁也。所以收天下用力之權也。**國方**見不主全義。主字是專重。解謂不專重貫革。便非禁貫革也。謂力不同科。便非舍力而論射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古聖何故製此不祥之器乎。蓋有所用也。不貫革。用之何益。讀此可悟井田封建。古聖人爲天下

後世計至深遠矣。多難之秋。樂言儒者之儒。但令人皆學射。射皆學禮。則舉朝之卿士大夫。登之疆場。皆將帥也。儒者不知兵。吾先謂其不知儒。

陳際泰文。蓋古者無地而不建之射。無人而不教之射。以利其用。以安其生。故懸弧者射之始。投壺者射之細。其所以狙之者甚。設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其所以愧厲之者甚。詳而有法。而又懼其以武競也。故於禮射一端。以寄其權。吁。何其至也。故當時士大夫皆樂爲之。而服習有以自強。當時左右相衛者皆士大夫。故緩急有以自恃。古之道如此。理實如是。此三代以上之人材。與三代以後所以迥乎不同也。議論絕大。非末世經生之見。

金聲文。先王爲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也。故雖處無事之日。不忘武。

備有皮在而有餘之力。不嫌立展。**評**從原頭來。此一重見識極大。**文**先王觀德行之立於審固之時也。故雖爲威武之事。節以禮樂。不主皮而閑習其道。盡其自效。**評**正是先王盡力之用之道。孫吳可使婦女市人。蓋亦得其道矣。射原是力上事。但主於貫革。卽是尚力。主於中鵠。卽是尚德。中鵠也是用力。力歸於巧。卽名爲德。使中鵠又貫革。先王固所取也。但不主耳。其所以不主者。以力不同科故也。尚德則力在其中。尚力則殺心勝。而射失其道。故夫子歎之。文從先王善成天下之力。治亂各得其用立解。不言德而德之意已透。其識見甚高。要知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便是爲力。看王者揆文教處。能得幾許地。其餘皆奮武衛者也。豈先王不仁之術哉。如此然後萬物各得其所。其用力處。乃所謂德也。杯酒釋兵。豈非誑力。而中原塗炭。何尚德之有。

先王誠惡力。何不竟用講布。并其皮去之耶。

力不同科。自有必同者在。若止欲賤力。則并射可去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首節

記欲去只二字。當時子貢定有說。故夫子下愛羊二字。惜其無實而妄。此註之所以不可易也。人每將子貢欲去。另講出一種深心偉議。豈聖人之知言知人。覲面商論者。反不如後世之臆揣耶。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節

羊與禮不是兩件。賜看來是羊。子看來是禮。愛禮卽在愛羊上轉出。

聖人無日不是大道之行。一語所寓甚遠。

定公問君使臣章

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爲生民也。臣求君以主治。君求臣以輔治。總有箇天在。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天秋天討。非君臣之所得而自私也。君臣之尊卑雖定。而其遞降相去止一間耳。只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却了天字。君以爲惟我之所欲爲。臣以爲生殺刑賞。爲君所制。不得不然。於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篡弑隨之。直弄成一箇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隔絕。君不知禮之出於天。臣不知忠之本於性。性命也。天卽理也。性卽理也。故朱子於各欲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講煞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爲盡而實多未盡在。如良知家言也。只坐不知天也。

劉宗周曰古之聖賢共有天下之事而君臣名謂至理也後世不敢道則以爲奇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引賢以共治亦天也君臣本乎天禮卽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無非天也從天看下則君臣尊卑雖截然而相去不遠蓋禮之等止一級耳自無道秦以詐力爲君君非天降之君於是務自尊絕而與臣乖隔禮意漸滅盡矣後代未能反正其道不過於其所行加脩飾焉宜其君臣之倫失而治道亦不能復隆於古也然非後世曲學阿世者所知矣

天爲生民而作君君爲生民而求臣君臣之分雖嚴其情實親近自秦人無道上下猜忌爲尊君卑臣之禮而君臣師友之誼不可復見漸且出宦官宮妾之下矣宋時君臣猶存古意自茲以後復蹈秦轍禮數懸絕情意隔疎此一倫不正上體驕而下志

汚。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

金聲文穆穆皇皇。反以無所加於臣下。而見君上之權。**評**道得好。君莫尊於秦。君臣之道絕於秦。後來尚未能復也。宋差近古。

陳際泰文後世之人主。以尊君卑臣爲治。**評**此病自秦始。後世遂奉以爲君臣之定則。其實失其本義。而治亦因之日降。**文**人君誠計及於已。則使臣不可不以禮也。君輕其臣。君因以益輕矣。**評**以功利誘之。禮之本絕矣。且無禮則君已自輕。不必說到後效也。**文**爲人主者。必知君臣之分。何自而起。而後不難禮於其臣。**評**此義甚精甚大。**文**太古之初。未嘗知有上下也。衆與爭並起於世。而後就其大者而聽命焉。就其尤大者而羣聽命焉。皆受天之所司。而爲志業者也。夫君誠無所甚遠於其臣。而可獨失其意乎。**評**天字是禮之原。

文陳文良臣不與君爭進退生殺之權而獨爭此區區之禮。且人臣而皆以犬馬自爲人主亦安得而用之。秦以後人臣都自待以此。

君有禮則其分益明故曰天澤履以辨上下定民志。

歸有光曰君受天之命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而臣者受君之命者也則亦無適而非天之命矣豈可悖其職守欺其至意而隳萬世之綱常乎。道理極高秦漢以後君臣不聞斯義矣。自三代後以詐力取天下以法術治天下一切於人欲上脩飾補苴君臣之間皆以駕馭術數爲事尊卑懸絕情意隔離總忘却一天字不知君臣之所由來從天降下民起義故君求臣臣事君皆天也知天則忠字直從天命之性來不忠則逆天自有所不能已者非駕馭術數之所能取也他人枉作許多血性赤心格

言都在心上起論。若講心。則人心不同。願忠不願忠。盡忠不盡忠。憑人異志。惟本天來。則絲毫闕欠。走趨不得耳。非先生誰能見及此者。

品量有大小。忠只是一。

黃澤耀云。未有一日之報。而先以百年養之。云云。**語**忠却不是講報答。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楊以修云。事君非以爲分也。還問此心。蓋有不客已者焉。余之何有盡者。遂有不盡者也。**語**分卽所以盡心也。易盡者心。難盡者分。非分僞而心真也。僞者更不循分耳。刻意爲血性之言。遂離却分義而單取真心。不知忠字。却正在君臣分義上講出真心。乃得。

禮忠二字。人多略去粗節。而求精微。若儀節之禮。非禮。職分之忠。

非忠。其說似深而易近。離理而責心。亦良知家言也。不知講到粗節處。方是禮忠之實。方是禮忠之盡。則彼之所謂深者。正吾之所謂淺耳。越看得禮忠好。

禮字緊貼使臣上見。忠字緊貼事君上見。但能以禮以忠。須未使事前有德業工夫。此是推上一層意。非題中正義也。正義畢竟要於使上講出禮來。事上講出忠來。

兩句本平。何用側說。或以爲得對君體。非也。

艾千子二語得稍似春秋時君臣爲確。蓋以一人禮天下。以天下奉一人。則五侯九伯皆在臣列。事使又當別論矣。**邵**欲其似春秋時君臣。謂得對魯定意。見聖人告君必誠切。時要則可。然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但講君臣自盡當然之道。古今皆不出其範圍。又何必沾沾切春秋君臣也。至云五侯九伯皆在臣列。

事使又當別論。此直是後世議論。五侯九伯事使之分不同。以禮以忠。豈有異乎。若單說分不同。則自一命以至卿大夫。又何曾不分體統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惟文王之德之盛。故宮人於其夫婦居室之際。寫來恰得性情之正。亦惟宮人身被文王之化。性情自好。故能寫得聖人性情出。贊詩人亦正深歎文王后妃之德之不可及也。後來不會此旨。強攻傳註。至郝敬輩。必主后妃求賢自輔。而辨謂宮人誰與文王臥起。而知其展轉反側。然則卽其言刺之。關雎若后妃自作。則斷無自稱君子之理。旣淑女爲嬪御。亦無好述之義。鐘鼓之樂。除非此詩爲文王所作。則可。否則又誰知后妃之展轉反側者乎。

只言作詩者而文王后妃自見。

關雎只美后妃。忘却文王是漢儒解經一大脫卯。

南英公此依毛註作也。所謂淑女。指三夫人九嬪以下。先不依註。妄以序說爲主。徒見其不通耳。后妃得淑女爲三夫人九嬪以下而樂有之矣。其於淫不淫何解也。卽求之未得而哀有之矣。何慮其傷乎。序亦自知其不通而遁云無傷善之心。則又太輕看了太姒矣。總是不細心求理。故不依註。不依註。豈有佳文。

宮人性情之正。正見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明在文王后妃夫婦上說。後來不知道者。以爲涉房帷燕昵之私。欲改從序作求賢而終難通也。則又變爲后妃求賢女共內職而作。其

支離無理。又其矣。

入道始夫婦。其理最大。人以私欲視之。乃小耳。故曰王化之本。

章世純又極其恩之所用。而不犯義之所域。是則情言之而不見其缺。道律之而不覩其違耳。**邵**不論詩。只論夫婦。則關雎二字。何處著落。只爲他胸中看得夫婦之理甚俚褻。又道這俚褻。卽聖人亦不過與人同。勉強說箇不淫。只是鶻突帳耳。**邵**稱正誼。以節歡娛。則將處乎二者之雜。**邵**歡娛與正誼。原非二者。看成二。只是私慾耳。

袁公問社於宰我章

自宋以來。學者皆穿鑿傳會。以解經釋傳。而禮家尤甚。然其胸中尚自有所憑恃也。今村子腐豎。亦以其肆心白腹。效爲之。鄙叛更不可堪矣。學者慎勿以宰子爲托口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所謂器者。只如瓶罍之類。生成只受得多少水。其間或受得一二分。或受得五六分。或受至九分十分。然其器則已定也。孔孟之不用。只是器大。無許多水去充滿得他。管仲之一匡九合。只是器小。纔一勺便盈。故器小不是在一事一節上論。或人以儉知禮爲器小。何異探簫喻日。夫子但言其不儉不知禮耳。至所云器小者。固難爲或人道也。然管仲之不儉不知禮處。正是其器小處。世間固未有不儉不知禮之人。而其器則大者也。

首節

功名器量。正要分別看。管仲雖使功名再加盛。而其器量只如是也。

問管仲若儉與知禮。其器有加否。曰。管仲器小。只是合下如此。他

事遽補不得。

或曰管仲儉乎二節

不儉不知禮。不是證器小。然也只是器小中事。

惟其器小。所以有此二事。從此二事。正足以見其器小。補出王佐作爲則器小本論自在。人便反以下二節盡首節矣。

韓文古大臣學問深謹。氣量果毅。卽坐明堂朝百官。出入居處。用天子之制。宴享好會。用天子之樂。而天下卒不得議之爲奢。爲僭。此語便有病在。此是漢以後人見識。却正是器小處。然則管仲知禮乎。口氣極緊。是急爲不儉解也。

或人禮字。卽從不儉生來。

或人認差禮字。只作冠冕迂濶等字看。所以卽將不儉爲知禮耳。由夫子器小之論言之。管仲惟不知禮。由或人之意言之。管仲

此經生家無論律呂卽聲音二字尚有不求分別者何況其餘所謂可知者只是審音粗淺道理耳深入便非止在聲音節奏上講可知處正不粗淺

樂有以器言者以理言者以音言者此以音言者也以器則已粗以理則已精惟音也者不離乎器而實本於理粗之則婦豎皆能知其妙精之則鬼神不測其故

音節本可知不是不可知亦不是別有不可知

作文畏避艱深反說得樂有疑鬼疑神一種不可知道理在外聖人言理徹上徹下決無此等蹊跡雖只說當然而所以然之妙已寓其中形而上者卽在形而下內非有二也

翕純皦繹乃聲音自然之理樞馬淵魚皆知其妙惟其如此所以不可易也

五音十二律還相爲宮。人驚詫以爲不可知矣。不知此正所謂可知也。虞廷搏拊百獸率舞。奈何識字人反不如百獸哉。

儒者不與有司習。則其理愈高。其說愈謬。後世論樂諸儒。病總在此。飛灰累黍。古尺帝指。都無是處。王伯安論律呂。只求禮樂本原。更不問名物度數。大言欺人。其不知正等耳。

樂之難作。大約讀書人好立議論而不可行。伶工習之而不明其義。兩者相左耳。今日俗樂工尺上四。何嘗不是十二律還宮耶。夫子所言。不必古樂。卽末世俗樂。亦斷不能出此。此所以謂可知也。古樂之亡。亡於器數。其聲音之理終不亡。

歸有光文。苟不考於聲音之際。而終始之理。舛而不明。則浸淫於流湏沉淖之歸。而烏足以與於先王制作精微之原哉。淫樂之害。都只在聲音上差去。理極精。

少孤喜嬉戲嘗於度曲絃粗解各均旋宮自然之度牛鐸蘆吹此理長在工尺四上卽是鍾呂今樂猶古也惟衆律高下一定之等諸儒爭求未得亦當坐不諳音度而憑空說理故難明耳試從俗樂中合絲竹肉兩端之盡而求之元聲未嘗不可尋也惜無明義習數者就正此事紛紛是古非今轉說轉遠從之與始作以成相應不與純皦繹同例

純皦繹有挨次而無輕重層折

數句聯貫而下只始作從之以成有界分純皦繹都是從之中事以成統上始從卽貼從之段亦純皦繹並說不單根繹如

此章今人亦知講聲音却不曉得聲音之所以然換湯不換藥仍是浮詞亂話純皦繹總無精切之言有人偶用樂記字眼爲主司所塗點相傳以經學古學爲戒以爲不但無益并且害事

士夫胸中不知樂記爲何物。又何論古今樂律更有何書也。

附此章文

聖人正樂之始。先以一成之節詔太師焉。蓋一成之節不明。則樂雖正而不可作矣。此則有司之事也。故先以語太師。謂若所可知者如是。昔者魯備六代之樂。夫子自衛反魯。欲取其闕失而悉正之。而特恐奏樂者之失其傳也。則不第既正之後。無以循序而盡其神。卽欲正之時。亦無由審微以考其變。於是首語魯太師樂曰。帝王無一定之制。或以象德。或以象功。此樂之本乎。王道者也。不可知者也。天地有自然之情。忽而成方。忽而成文。此樂之生乎人心者也。其可知者也。然則人心之樂。與王道之樂。有異乎哉。而非也。王道之所能變易者。諸律有還主之均。而一律之自爲終始者。非神明之所能改。亦各音有迭廢之位。而

七音之自爲周旋者。非運會之所能更。然則帝王之制。其所以歷千古而不忘者。非卽此天地自然之情。根於人心者深也哉。得人心之樂而後。可以求天道之樂。故樂其可知也。凡樂必有其始作。拊爲父而鼓爲君。會守者咸具矣。自無聲而至有聲。蓄之者厚。自有聲而開衆聲。出之者盈。殆翕如也。闕略而參差焉。非始也。凡樂必有其從之。治以相而訊以雅。發揚者益出矣。廣大則易於容奸。而擾雜者不得入。清明則易於離節。而促數者無由生。殆純如也。噉如也。繹如也。侵淫而純繹焉。非從也。以是始。以是從。凡樂之一成。盡之矣。由此而六成焉。出以此。由此而九成焉。降以此。六九變而成不變也。由此而小成焉。分以此。由此而大成焉。合以此。小大殊而成不殊也。蓋考樂在儒者。而作樂在有司。儒者不與有司習。則其理愈高。其說愈謬。舍易而求

難而不知大樂之必易也。故幾上下而識興衰末世之朦朧。每喻其微而當日之君卿不明其故明其故也。仍不出有司之所守而已矣。抑有司不與儒者親則其聲日流其變日遠。去和而就濫而不知大樂之本和也。故受依永而成克諧。隆古之鳥獸咸通其教而後世之伶倫不識其方。識其方也固不外儒者之所聞而已矣。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章

封人見地儘高觀其辭氣之間加於晨門沮溺輩數等矣况俗吏熟客乎。

看夫子又有天下封人眼孔儘高一下蒼涼語便爲此老所呵矣子謂韶盡美矣章

性反誅讓乃推論所以盡善未盡善之故非以善未善推論征誅

之不是也。聖人亦只是論樂。不論兩聖人在帝王諸樂中獨舉二樂衡論。則武樂之美盛可知。但較之韶則尚有未盡善者。傳註推論所以然。故及德功上看耳。要之武王之德功已至聖處。但較舜自是不同。不爲貶刺征誅也。使舜當武王時。亦必伐紂。其樂自是盡善。使武王受堯禪。其所未盡善。亦終有遜舜處。在聖人分上。自有不可強耳。

論韶武。非論舜武。論韶武而舜武在其中。非論舜武而以韶武爲斷也。樂以象功。舜武之功皆極盛。故聲容皆美。功之所由出。因乎其德其時。此其所以不同。聖人亦無可如何者。較量褒貶。則直作武王非聖人論。抹過德時。又是俗見周旋。

韶武軒輊。係聖人功德不同。聖人功德。又係氣稟時數之不同。道理本自光明。洞然言之。有何觸礙。有何周旋。世上含含糊糊。或

索性放肆妄論。總被武王非聖人一篇胡說。做成痞塊耳。

歸有光文蓋聰明。未優於聖域。而又有巖疑肅殺之氣。**鄒**反之亦入聖域。但有安勉之分耳。

呂子評語正編卷六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七

論語里仁第四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安利不道無淺深太分遠不得

仁安知利自全其本心之德初不爲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耳

安利須有本領不是處約樂處得是處約樂處見

安仁利仁不是安利約樂

章意在境遇上說脫離上文不得講安利入玄微便與本旨無涉然拈定約樂不識仁字徒得其粗淺至有說做安利約樂者其失更遠矣

金聲文仁之爲道立萬物之上有不可約不可樂之魄力有可以

約可以樂之精神。而非僅以約約樂樂。一任身世之浮沉。正希總不識仁字。說來止得佛法無多子。其看世間法。則不過蓮池七筆勾耳。**文**人不得安利之根。則終日皇皇。亦人情也。而責不仁者。不觀其中之無主。而罪其外之無常。抑何以服其心哉。**註**余嘗見畫工。摹師之最高者。雖益無粟。衿無衣。曾不足以敗其趣。彼固有所自得也。藝事尚然。況理義之悅心乎。人惟中無所得。不得不藉外物以求樂。斯靡所不爲耳。聖人下此二句。正爲不可處約。樂人指示可處本領。此文可謂老婆心切矣。但其所見之仁。却止是禪門旨趣。與凡情之陷溺者。雖有清濁之別。其爲邪妄則一也。此處一差。轉說轉謬。吾卽此文爲正。希先生下一轉曰。人不得聖學之真。則皇皇求禪。亦凡情也。而責禪學者。不察其理之不一。而罪其文之未醇。抑何以服其辜哉。

帝笑以至老死。無非好惡。只自私欲攙和。多失其當。好當惡之理。惟仁者無私心。而當理則所好惡渾然是仁。原來嘗於好惡上別有作用也。纔著作用。便是不仁。總爲看得好惡是後來外鑠。可以憑心倒置。不道此有箇天理在。不得從心說起也。

張德 今於羣倫當前。汎然相值。而不以動吾念焉。此其人其於萬物豈有所惜哉。淡漠者殘刻之漸。故凡可否不置好醜不辨之人。其居心之際。吾甚疑之。**邵** 老氏之道德。必爲申韓。佛氏之平等。必滅絕倫理。其義如是。其原只是一箇自私自利。便只是一箇不仁。**文** 若夫對物忽而歡愛。不忽而憤恨不已。事雖二致。其相關之處。皆緣不忍之意而生。**邵** 可知好惡原便是仁。只是私心誤用多耳。

熊伯龍 文無情之人。不可以任好惡。彼將以是非聽諸無窮而已。

不與焉。有情之人，不可以任好惡。彼將以邪正憑於有我，而道不聞焉。**邵**兩路夾出，惟字要之。兩路原只一路，曰不仁而已。故大惡人與善知識源頭合一。

此好惡粘人說，當好惡自在人。好惡之準仍在我。

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却說裏邊事。先須無私心，然後當於理，不到得當於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

能字講到權用，卽與仁字背。便講到功應上，似乎能字盡頭，却是外面一截。不知只在當理處便是盡頭，不必更講受好惡那邊也。天下頗有好惡，雖爲人所悅服，却未必無私心。而當理故不可以此論能字也。朱子曰：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當於理。此說最精，須知必無私心而當於理，纔承當得箇能字。此是裏面盡頭那一面，更不消說得矣。

黃淳耀文聖賢吾與之。不敢以我定人之聖賢。不肖吾疾之。不敢以我定人之不肖。評畢竟以我定。但定於理。不定於心耳。邪正未分之時。以一人斷之而服。以一人斷之而不服。評能不必講到人服不服。此亦說向外面作用感應處。兩能字。只在理上說。不在事應上說。在事應上說。便粗淺。也不在心體上說。在心體上說。便落空。蓋無私心。只說得仁者二字。一講到好惡。便有箇理在。惟無私心。乃當於理。惟當於理。故謂之能文於上邊。只見得箇心體於外邊。又說向事應中間。却脫離了當理。故精粗皆有未盡。

能字只講當理。不講人服。雖人服亦由當理。然又是推一層話頭。不是本義。

能好惡。只講當於理而得其正。不是說功力足以及天下爲能也。

聖人只論仁者道理如此。竟將好惡說做刑賞舉措。只是好惡功用。亦只說得治道一邊事耳。

能字指理。不指功用。註所云好惡當於理。正解能字也。凡在功用。看能字。憑他歸本仁者。總說成體用兩截。

能必兼智勇而後足。未有不智不勇而能好人惡人者。故智勇卽仁之分體。然仁可以兼知勇而單論智勇。則不必仁。不必仁。則智勇亦失其爲智勇矣。

目明於五色者。非必天下皆盲也。耳聰於五聲者。非必天下皆聾也。好人惡人。天下羣然爲之。然以仁者觀其能與不能。則有間矣。當重能字。不可但挑惟字。

子曰富與貴章

人必取舍端正。而後可以講存養。故此章從外邊說入內。今人於

立身大段。毫不曾分明立箇界限。一味談心說性。豈不可笑。要之富貴貧賤。原不是外邊事。學者工夫。須從出處去就辭受取予處做起耳。到得聖人分上。於富貴貧賤。却都是精微不易到處矣。

取舍義明。是最粗工夫。要擇難做的做起。存養功密。是最細工夫。是卽易忽處。尚然今日自名學者。先問其出處如何。取與如何。便已不端正。更何所論也。若到存養工夫密。則區區出處取與之義。又不足言矣。亦以此見處富貴去貧賤一事之失。去仁甚易。而終食造次顛沛。終身無頃刻之疎漏。不違仁極難。可不勉諸。

人必取舍明而後。可以言存養。吾見講學宗師。談心論性。訶詆古人。至其趨羶營利。喪身失脚。有不可對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講。

者何事也。

趨舍存養工夫有精粗。事理無大小。看成兩件。便有多少。內外隔闕。

欲惡是人心。仁是道心。欲仁惡不仁。則人心合於道心。而欲惡之用正矣。欲惡膠戀著富貴貧賤。則離道心而入人慾。欲惡之用失矣。欲惡正。乃可以言仁。未卽是仁也。下面一節節說入求仁工夫精密處。固不離不處不去路脈。亦不廢欲惡之用而求之空虛也。故註分首節爲取舍。而下兩節爲存養。則工夫原是一片。却自有淺深粗細之分。人將首節看做境。下兩節看做心。於是強分內外。不知富貴貧賤雖外。而不處不去卽內。無違必於是固內。而造次顛沛亦外。心境固不可分說也。不處不去。只定得箇門路。札得脚跟住。下面工夫。一步精一步。一節難一節。人

於下二節。仍粘著富貴貧賤。若止完得不處不去便是仁。則反重首節而輕下面矣。

楊以任。夫人之以道處富貴無以異夫不以道處富貴者也。夫
人之以非道辭貧賤。未必不甚於以道而猶怨貧賤者也。難成
者名也。難必者心也。云云。**評**維節見地。只到得富貴貧賤界頭。
善爲擺脫。儼醒之言。正奈何這四字不下來。故滿篇只發揮得
這四字利害耳。于子以爲輕富貴貧賤而重造次顛沛。非也。他
連造次顛沛。亦將來講富貴貧賤。吾却謂其輕撇仁而重看富
貴貧賤也。造次顛沛二句。極言不去仁之盡。非以此破除富貴
貧賤。若以此破除。乃二氏勸世文道理。如所謂歎骷髏。呪孤魂。
唱藍關道情者。最俚鄙可笑。在彼家且爲下乘說法。奈何讀書
士夫亦爲斯言。維斗謂死說無違不去道理。理終不透。請問誰

能死說這道理而不透來。可見諸公總於仁字沒理會。故紛紛胡謔如是。竟不知聖人此章說箇甚矣。

後世學者大病。莫甚於自己怕峻絕。只管把道理放低來湊我。若能於粗節上稍稍立脚。便將下面極卑污一層擬議其難。以擡高自己地位。如釋氏之於貪癡。良知家之於虛僞。皆是臨深爲高。要之貪癡虛僞。固不足與言道。聖人所與言。正爲不貪癡不虛僞。而仍無當於道者正多。無當於道。則亦終不免於貪癡虛僞之歸耳。良知家極惡宋人論人之嚴。謂彈射無完人。不知從宋人之論而爲之。爲完人乎。抑從滿街皆聖人之說而爲之。爲完人乎。然則惡宋人論人之嚴。此心已不仁之甚。而不可以入聖人之道也明矣。看此章書者多犯此病。謂不處不去。地位甚難。終身守此。便是不去仁。若然。則原憲於不處不去。可謂終身

以之。又且克伐怨欲不行焉。而夫子終未肯許其仁。何也要之其胸中原奈何不下這富貴貧賤四字。看得這地位極難立。不處不去之下。而欲窺測不處不去以上之事。又安從乎。

沾沾只守不處不去之心。以爲仁。則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云何足以臧乎。且如此說。又是不避仁全靠不處不去之心做成。非爲仁而不處不去矣。

陳際泰文

云云

評首節前便掉入仁字意。意謂必能仁而後得不

處不去。則不處不去便是極頭田地。而末節爲仁境界。反淺如首節。全章都成倒說矣。非註中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意也。做末節。謂不處不去之心。不使其有時去已。則仁乃不去爲要。此不處不去之效。故密其功於終食造次顛沛。都是倒說重首節。亦非註中存養密則其取舍益精之旨也。

又陳人有畱心於重大之所最關者以發聲於天下而其小者因而自放云云。將富貴貧賤看做重大而以終食違仁作小者看悖謬極矣。孟子以讓千乘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正指此也。苟志於仁矣則欲惡自正故聖賢以求仁爲急。審富貴安貧賤乃求仁入門之粗節。此處脚跟一蹉上面更無可說。若便以堅守此念爲仁則許由黔婁皆可以稱仁人而陳仲子亦可爲得大道而疎小節者矣。總是自己胸次污俗怕講到道理精微嚴峻處不惜破碎書義以湊之極爲悖理而六家文評反贊其妙譏註爲未夢見理路吾不知其所謂理路者何也。想評者於平生去處之際本心上直是打磨不過故亦爲此盜憎主人之論耳。

敬讀時諸名士講作用看得富貴貧賤至重不處不去極難遂謂

無違仁也。只是守得這箇。便是粘煞首節。要混而爲一。不分取舍存養界分。最爲粗疎。

首節

黃真欲惡可以累仁。不處斯無欲也已。不去斯無惡也已。**評**欲惡心之用。如何無得。但用欲惡差。乃害仁。不處不去。亦只是好惡得其正耳。非無也。

欲惡無時無處無之。

符見富貴而有欲者。其欲易盡。未見富貴而有欲者。其欲難盡。**評**窮秀才破被中未來帳。便無饜足。何待得志哉。

不以其道道字謂不當得而得。時文提唱道字頗不合。

若將道字看做大道之道。則天下但有有道之富貴。安有有道之貧賤。不以其道得之。謂我不應得而得耳。故曰其道其字指人。

而言。

不處不去總是一樣。陳大士謂以道却富貴亦可以道却貧賤。故不去者尤難。若都以道爲衡是亦巧於却貧賤矣。其說似新快而不知無此理也。富貴之辭我可得而自主者。故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要却貧賤非我之所得而主。貧賤終不能却。安能以道爲衡而巧却之耶。故不去貧賤之人亦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所謂不處不去者。聖賢於這上面取舍分明。毫無係戀怨尤之意。渾然得其天理之安。乃所謂仁也。

君子去仁節

首節卽是爲仁。

首節中已有仁字在。故此節突接爲上下之關紐。

陳子龍云。不處不去。此固近於好名。而不可謂之仁也。評不處不

去。卽求仁大端立脚處。後面只從此加純密耳。豈得說壞。不處不去。非指好名一流。惡乎成名。此名字甚重。亦無惡近名之意。**陳際泰**文。不處不去。爲此者。凡以求仁也。然而勉而爲此。必有大美者。以奪其情。則亦所以求名也。吾予之以可至之寶。又予之以可居之名。云云。**論**求名予名。一派僞妄作用。此後世學術之大患。奈何以此誣聖教。余最疾人。援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說。古猶今也。三代以下。人材未嘗不生。因政教衰。民不興行。又都被此等說。數誘壞。以是日下。由其說充之。三代下必無真聖賢豪傑矣。而可乎。名之與實。用之與體。本不相離。名之不立。當責之實。用之不行。常問諸體。名卽實也。用卽體也。若離體而言用。是爲作惡。離實而言名。是爲作僞。作惡作僞。聖人之所深誅也。而以名歆人。有此聖教乎。且將仁作美名看。視天下道理。反

成假設矣。文人妄言，不自知其陷人，而身蹈侮聖之實如此，不可不戒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節

此節正是君子存仁工夫，非讚君子也。

存養之密，只說工夫，不說現成。

存養工夫，原無頃刻放下。

此極言存仁工夫之密。說箇密，尚不足以見之。從其罅隙推求，乃見其密之無間如此。此是反面話法。若謂君子專於終食造次顛沛上用工夫，便不是。或謂此處最重於此過得，方算得手。都將終食造次顛沛等字看煞了也。

終食造次顛沛一例，不可以終食作實境，以造次顛沛作設象。違只是間斷。

終食無違。猶云不須更離耳。非專於終食之間用力也。

終食之間。猶中庸所謂須臾。極言其無間斷。非謂於此著工夫也。須從無前後際看全身。

終食連前後際看。正以暫形常耳。

正面說話。不過言君子存心之密。刻刻依於仁耳。然如此說便鬆。泛不見君子用力精嚴微密處。故曰無違。則全體見矣。曰無終食之間違。則全體之罅縫絲毫處都到矣。

不過說君子無時不依於仁耳。然正面講用力處。精神便寬鬆。用終食之間違。仁反面托出。乃見工夫細密。君子全體用力處。纔說得盡。

是反托語。總欲形容存養之密。反借疎處托出。說到違字。已是仁多不仁少。至終食無違。則無幾微之去仁矣。

正面只是平時無非仁耳。然此意鶻倫難狀。故借反語托出。居敬主靜。是有養。莫寔工夫。

從君子戒慎恐懼。無時不然處。看出無違全體。方是存養之密。不是脩籬補漏。頭出頭沒境界也。

造次顛沛。極言其存養之密。非欲求免於造次顛沛也。

楊文天下貧賤者止。知有可惡之貧賤。而富貴者又止。知富貴之可欲也。亦曾思造次顛沛。隨其後哉。**國**此却嚇惡欲者。不勸要避造次顛沛。其說先違仁矣。

下兩句只是得上一句。此一節只了得上節一箇去字。

總註謂取舍明而存養密。存養密則取舍益明。兩節有交相爲功義。到此更分粗細不得。

終食無違。正是全體工夫。初入頭人。於取舍立得脚住。纔好講此。

節進步。是本章之次第也。若此一節工夫完密。則投之以千變萬化之取舍。而無不自得。斯其爲不處不去者。又精矣。是總註圓義也。

首節在取舍上說。此在存養上說。其所指益精。看註云。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已離首節界矣。論者尚欲回互。自不勝其粗。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首節註下成德字。謂已成好惡之德者。時文輒作生安一流看。因以次節爲學利。末節爲困勉。強分三項。拜三未見亦誤解。或以首節對下二節分兩種。近似矣。而以天人安勉爲別。仍是錯鑄。第一節理當見人未見。第二節未見其事。第三節未見其人。只用理事人三字。安頓三箇未見。便的確清楚。

首節

此好惡字。粘定在仁不仁上。拆開單講不得。原是說爲仁。不是論好惡。且此好惡。亦只在資稟德性上分看。不是說一人用情發意也。

今文輒云所好所惡之源。猶是推深到仁字。至云無好無惡之初。則更欲推深到仁字上邊去。此尤不可。若謂本體渾然時。聖人也只說箇未發。不曾說有無喜怒哀樂處。纔說箇無。便墮外道。不可不辨。

朱子明訓好惡皆自己身上事。非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今必拗其說以爲文。直是亂道。

世間人未有惡仁好不仁者。則好仁惡不仁。亦是嘗有。如何便說箇未見。只是世間多是似好非好。似惡非惡。半好半不好。半惡

半不惡到底不曾爲仁。便算不得好惡。故夫子曰。我所謂未見者。乃必須如此。方纔算得。看接口卽復下箇好仁者惡不仁者。意思可見。將複下兩句重聲讀斷。使得神理。

好仁惡不仁。兼資稟學力說。

首二句說未見此二等。人好仁者無以尚之下。又從而註解二等之事。

旣云未見矣。卽接口云云。可知夫子心目間自有箇模樣在。

必要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好惡之力盡。卽大學傳務決去而求必得以自快足也。所謂成德。亦是指用力之盡。不是稱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分別也。故曰成德之事。事字正指無以尚不使加。是實用力工夫。看朱子於誠意傳註云。知爲善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可知用力只在好惡。惡惡臭。好好色。只是用力之

盡。故此節無以尚不使加。卽是下節用力。所分者在盡不盡耳。聖人望人。只在用力處。用力只是好惡。首節未見。正爲無人如此。用力得盡。兩者字。是成其好惡之德之人。故註下成德字。人多誤認成德爲生安。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失之遠矣。

註中成德。是指兩種現成人說。朱子云。只是利仁事。則非安仁可知。同是利仁而有好惡之分。所謂資性生成。亦非生知性之謂也。人誤看成德。竟說做安仁性生一流。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不知幾州鐵鑄。此一才錯矣。無以尚不使加。正有爲仁工夫在。卽下文用力處。但此指已成之德言耳。

註中成德。言好仁惡不仁之實有諸已。不是生安自然之謂。說者錯會此二字。強分安勉。更有連下二節分三項人看。謬皆因此須知成德煞有事。

余恂文原批此言成德之事。聖人之徒也。語語自然。方與下節用力不同。評甚不的。朱子謂此只是利仁事。非聖人之徒也。下文用力。亦不是好惡外別有甚工夫。但此爲已成好惡之德者耳。非好惡爲自然。下用力爲勉強也。

何謂利仁之事。爲好爲惡。必由分別。分別好惡處。便是知者事。故曰利仁。好至無以尚。惡至不使加。卽大學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意之誠也。然必知至而後意誠。故註中各下真知二字。

仁本無尚。好仁者真知其無尚。而用好亦無以尚之。

王聘文吾未知其加身者。仁也否也。評不仁非固有。故曰加。仁不可以加言。故反說不得。

蓋有之矣。節

蓋字下得遲疑。有之矣三字下得燥快。蓋字下得遲疑。承上文我

未見之詞也。有之矣三字下得燥快。振下文我未見之詞也。

歸有光說天下而有力不足者。或偶出於氣稟之偏。而昏弱之甚。固已爲事之變。而非君子所道之當要之世。無用力之人。則亦無及於力之不足。而吾固無從而見之也。**臣**此箇未見說得明白。只言未見用力之人也。

子曰人之過也章

此章之旨。不是深求。正在淺看。謂卽人之過失顯然處。皆可以見其心之仁不仁。君子定失之厚。小人定失之薄耳。人不明此旨。添出許多略迹原心閑話。而於不仁一邊。定要含糊不說出。徒見其謬迷也。

分君子小人便兼仁不仁。分清黨處便是觀。正不在深求。

歸有光說然則觀人者。亦於其心焉求之可也。**臣**此却倒也。正觀

過以知其心。無觀心以知過之理。

觀過句原兼仁不仁說。單爲洗刷君子者。非旨也。或云。如註言。則仁字下須增出不仁二字。似傷語氣。曰。如公言。則亦須於觀字下。增出君子之三字。獨不爲傷語氣乎。

黨字中已兼仁不仁。

各於其黨。正是觀過之道。人將此句泛泛說過。到觀過句另講作。用。無惑乎其支離蒙混。而反疑註中增出不仁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玉庭以一身任天下事者云云。**說**箇任天下事。看於天下三字便粗。**文**外惑於事變之難知。內迫於機心之易動。往來憧憧而無斷然。於是非之準。雖有幸成君子不道焉。**註**無義則內外皆病。模稜混帳。總是沒是非耳。

於天下猶云凡事耳。謂之天下者言無適不然。與子張問仁章之於天下同。非治天下服天下之謂也。

於天下猶言應凡事。與能行五者於天下字義略同。今多錯看。輒張大天下二字。故有義在天下不在君子。君子以天下還天下之謬。

學者以正大之資而誤流爲一介之守。皆不於其居心也。於其應事而已。應事卽居心之病。如矯用而一於舍。矯舍而一於用。云云。適莫是意見上病。不說事上偏廢。矯救相反也。含有舍之適莫。用有用之適莫。文引義而從己之心。倒說成義外。義從事物見而其根具於心。說在天下在君子都不得。事物之義雖具於吾心而不辨釋則不明。故古人於義上著箇精字。而智附之以見。然必先虛其心。無所執滯。而後能辨擇。

而至於精。此比義之所以必先說無適莫也。於適莫害義處。尚看得模糊。故義與吾心賓主先後。亦未見的實地頭。

天下只有一義。適莫者。無見於義而憑心造理。自以爲是者也。適莫作通套。可不可有。却誤兩字。乃人之私心蔽見。不是外邊行止也。

適莫之病。不專在事未至時。過去現在未來都有。

適莫與義正相反。適莫便不是義。義便不是適莫。理固如此。然無適莫而不精於義。却無是處。古人所謂無私心易當理難也。

其無適莫。正爲義之與比。惟其比義。故無適莫。此兩路原只一路也。然失却一邊。則所謂一路亦不的。

從無適莫出義字。須有界分。時講要一直說做無適莫。便純義。直是大謬。

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必流於佛老之倡狂。此本天本心之分也。註中引謝氏說。正見此意。無適莫下自當作一波折接落。而近說好言直截。謂不用過文爲妙。吾所不解。無他。猶是中新建之毒也。

昔人言衆人之心無主。以無所主而生有。聖人之心有主。以有所主而還無。乃知唐虞事業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不是隨緣任運。只是完他箇道理。應當耳。人云無適莫便是比義。大是洞話。只有義之與比。方能無適莫。要做義之與比。却須先無適莫。始兩邊混併不得也。

天下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我能知明處當。便謂之義。我不能知明處當。我自失之耳。事物之理自在也。君子於一事一物。必使我所以處之者。與事物當然之理相合爲一。此之謂比。人因

看義字不真。故講比字皆不的。

錢禮文明通於無感之初。君子與天下偕寂。而羣生萬動之原。先立其大順。應於物感之際。君子與天下偕作。而堯舜事業之大。仍處於虛。**詔**比字內。具涵養省察工夫。兼事前事後道理。徹首徹尾。淺人不能道著。

義是極。有界限者。君子精義。亦正在界限上用工夫。義之與比。猶云惟義是從耳。高其說者。要將比字說得無意。而自合。渾化而無迹。却正與聖人之旨悖矣。

義須講究乃得。故曰精義。

義以方爲體。以精爲功。不可以融化渾釋爲極。自晉人清談。乃有異解。自以爲高。而實非也。

或云。義自爲比。不以我比義。是隆萬後不通講章亂道。不可爲訓。

子曰君子懷德章

他章都指云爲處說此指其用心之微懷字有性情有專力有夙習。

懷字用力久而深與別章君子小人論其所爲者不同。

君子小人其所思向定是如此思向如此所以爲君子小人須得警省變化之意。

懷字與喻字不同如何喻是知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喻是分曉精深懷是起心發念在此。

子曰放於利而行章

利字卽與義字對凡計較自私作用皆是貨財其一爾放利而行謂凡事要占便宜損人益己也。

放有自據意有專務意。

是放於利。不只好利。是多怨。不只有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章

禮與讓不是二物。不讓則禮非其禮矣。看爲國以禮。啊其不讓。程子謂達得便是堯舜氣象。其理自見。

何有二字。須從禮讓與爲國關切原頭體認。

子曰不患無位章

試問秀才一生。擾擾戚戚。所爲何事。平生願學韓夫子。宰相三書。獨不能。古人不免受訶矣。

只爲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人於此等處。皆引向裏求諸己。明下兩不患。所以截斷人心邪竇也。今若云聖人不禁人求位求知。則雖謹言慎行。仍是干祿之學。非在中之理矣。自己胸襟鄙陋。不得將聖賢言語搭低來奏。

所以立之患不在立位時。天下舉人進士。一旦授官。直是茫然。不
得不靠幕師衙役矣。哀哉。

求爲可知。不是一技一能便了。

可字中煞有定學在。不許庸豎冒濫。

可字著眼。人知。固見其可。不知亦不失其可。求爲可知。談何容易。
今之處士。冒濫者多。奸黠後生。俱欲向此中作逋逃之藪。令彼
清夜自狀其所爲可者。安在耶。竊論先輩於盛世。不試講學諸
公。負高名於身後。今讀其書。未嘗不以大布終身爲幸耳。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曾子章主行。子貢章主知。亦本朱子。然朱子分別兩章不同大段。
如此。曾子質魯。平生於踐履得力多。然其學以格物致知爲始。
未嘗不事知也。若子貢章。則明指學識。自當在知處說。與此不

同雖學識亦不離心。然又是一話頭。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盡也。

黃真乃原莊

曾子平日既得力於忠恕。便是從心上做起。既是

心上做起。便是平日已知一貫之理。但此日互相提唱。爲中下人說法耳。世儒以曾子爲至此始悟。豈非說夢。聖門傳習。誰不從心上做起。心上做起。便算已知一貫。則得者當不止曾子矣。平日得力於忠恕。却信不及。卽是一貫事。得聖人一指示。乃渙然冰釋。雖不是別見箇道理。却是至此始悟也。若謂互相提唱爲中下人說法。此言尤可笑。曾子忠恕爲中下人說法。猶混得去。夫子一貫亦爲中下說法乎。則將以何等爲上乘說乎。曰吾道曰夫子之道。聖賢明明對面親切裁成。而曰爲中下說法。聖賢無此搗鬼行徑也。

忠恕盡頭便是一貫。本體止是一件。但聖賢用處不同。工夫各別耳。人將一貫看做教外別傳宗旨。將忠恕看做義學。知見小乘。自然牽扯不合。於是空拈一心字了之。註中渾然一理。泛應曲當。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都屬強名。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故一貫忠恕看做兩件。不得竟看做一件不得。

道理止是一箇理。到各人身上。便有許多道理。却仍只得一箇道理。所以一貫亦正自不同也。譬之傷寒。寒只是此寒。但受寒之人。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所以證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到得寒邪散盡。元氣復還。原只是一箇傷寒道理。若執定一法以治傷寒。未有不敗矣。知此方見聖人之言。原不曾虧欠下。概曾子之言。亦不曾瞞過上。概也。

陳際泰文聖賢相証以一云云。禪如猜謎故曰証聖學不可言証相字尤不妥。總於儒先所說一貫忠恕之義。一無理會。一無足信。只有幾箇和尚因緣公案。蟠踞胸中。反信得聖賢亦不過如是。但於此處寫出機權作用。自以爲高。一切一貫忠恕。只當箇話頭看。當時極通秀才如大士者。尚且如此。安得不胥天下秀才化爲異類也。

陳子龍文性命之說。聖人所不道。而無如其理之近似云云。惟聖人乃有性命之學。異端借襲其名而非也。豈得反以性命之說推與二氏哉。

首節

一以貫之。須體會註中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數句意理境界如何。

唯字。疏解不得。描畫不得。敷衍不得。空取大意。必作拈花微笑頌子矣。靠定真積力久四字。詳討下落。自然天外舉頭。却又脚踏寔地。

子出節

夫子不出門人未必不問。適值子出。不得不問。曾子。人每將子出穿鑿公案。多墮狐禪家法。

錢世魯文自記

子出者。時可出而由也。俗解有謂曾既唯則子可出者。謬。又有謂子出使門人可問者。尤謬。評凡無可著解者。當以不解解之。此齊后斷連環。巧於解者也。俗子橫生是非。自取敗闕。

只一箇忠恕。天地聖賢學者各不同。

有聖人分上事。有賢人分上事。有常人分上事。分殊理一。

此是本天之學。徹上徹下。故程子指出天地於穆不已變化各正。是忠恕盡頭。其寔却在盡已推已做人。近人全不理會。只以一心字了却忠恕。若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不知其流入於禿。下本心之學也。此等處須細辨。

須知曾子此言爲門人指示。非正頌聖人也。忠恕而已矣。就學者分上指出聖人全體。云不過就是這箇。造到極處。便是聖人之一貫而已矣。三字語氣可想。程子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亦是將忠恕移上一階。就聖人身上說。畢竟忠恕本位名義。須還他平實。故程子亦必先提違道不遠。說入方是徹上徹下。若竟丟開下一截單說上一截說話。儼儼侗侗。如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又如云夫子之心自然而已矣。仍還門人一箇大泥團。豈曾子語意哉。

忠恕一貫。先將分際看得盡。然故其合處說得無間。凡道理到難下語時。聖賢都細細拆開說。義亦如是。

忠恕本是學者分內事。然聖人亦只是無爲之。忠恕到天地亦只是無心之。忠恕學者較推行著力耳。却只此一箇忠恕。但所以爲忠恕不同也。作文意中先有低了忠恕。便似曾子於夫子之言。作僧杲把柄入手。改頭換面。接引後學。賊智矣。

從學者心目中。指出聖人要妙。作稀奇說不得。作粗淺說不得。而已矣三字。指點親切而高遠。朴實而活變。

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恕也只是。一。故又云。忠在心。恕在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一箇一。恕自忠出。所以貫之也。看所以二字。自分明。若竟以忠貼一。以恕貼貫。又生枝節矣。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更覺明白無滲漏。

家範文目記

此題作者紛紛皆因輕視忠恕做學者極淺極易

平常道理故其蔽至於不一而足有云曾子權對門人說一貫只是平常學者忠恕便是以門人不可語一貫也如此則以一貫爲精忠恕爲粗一貫爲性忠恕爲勉將聖人曾子門人對而分成數級不幾與一貫矛盾乎此一謬也有云在聖人是一貫在曾子只憑他平日所得處看成忠恕如此則曾子一唯仍舊故吾聖人時雨之化安在此又一謬也有云曾子到悟後信手拈來無非一貫如云仁義而已皆可此乃禪家搬土爲金之說以禪話經淺陋鄙倍莫此爲甚且吾不知曾子何如人乃對門人如此誕易也此又一謬也予謂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已盡之矣然如此雅不爲近日所喜蓋近日浮華勝而寔學衰彼安知性命之書爲何物宜其

不足語此。不體註意，不依先儒之說，而妄出謬解，轉成邪遁。如東鄉之論詳矣。又有一病，依稀籠統，直寫集註大全語。自謂合題，而究竟無當。只看其寫來虛字，襯帖前後位置，語氣輕重，間便知其無實得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君子小人。是指已成者說。程子謂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正指已成之君子小人。

喻只是明白。君子只於是非上明白得盡。小人只於利欲上明白得盡。力行在篤好之後。篤好又在深喻之後。

喻兼性學，不是漫然便曉。只是入門一岐一路，必造其極。

世間只有這兩條路。不喻義，卽喻利。中間並無隙地。可閒歇一班人。而且喻義者必遠利。喻利者必賊義。中間亦更無調停妙法。

可兩不相妨。

常人之心與義爲何扞格。可知其間有物。君子喻義工夫。却全在知上得力。

須從格致用功來。此是喻之原。

喻義喻字。極神明却極謹嚴。

時文妄欲求高。增出圓融權變。有心無心。種種俗解。影響鶻脫。直說到無忌憚去。須一舉而屏除之。

喻是自得處。非能喻諸人。亦非人之得知其喻也。

喻字兼深知篤好而言。然必深知然後篤好。看深字篤字。皆非恒人之知與好所得而與也。君子喻義之深。篤道理儘著。講得進至喻利。則人但將貪污一流罩煞。不知這裏面正有人物在天。下頗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其實從喻利來者。蓋其智慧寔曉得。

如是則利。非然則害。故所行亦復近義。然要其隱微端倪之地。寔不從天理是非上起脚。而從人事利害上得力。此之謂喻利之深篤。若貪污之人。止知小利而不知大害。知近利而不知其後之大不利。此并不能喻利者。雖均之爲小人。而其等高下懸殊。不能深喻者。其爲小人猶淺。至喻之能深篤者。直與君子疑似。後世不察。每爲所欺。而此種學術遂流傳於天地之間。如孔孟所指之鄉愿。今人竟望爲君子。不可及之人矣。豈不可恨。可痛明此。方見聖人特立微辨。正不小小。

陸子靜說志習在此。則喻在此。是從喻字前說。子靜謂科舉純是喻利。看來確然如此。今日舉業愈趨愈下。卽不利亦驚之。只是妄求耳。并未曾喻。然則求昔日之小人。亦不可得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章

思字用力處有無數工夫在。內省中亦有寔際。見賢見不賢尚有定盤星不走。

不但見賢見不賢也。讀文字至警切處須有箇悚動意。便是時文秀才也。定有些身分。若毫無志氣人。裏外麻木。便日日對聖賢講習聖賢至論也。針劄不入。況時文乎。

子曰事父母幾諫章

幾字在人子諫法上說。言其立言用意之微妙。使不覺其爲諫者。若竟作知幾審幾之幾。則在父母事勢上說。似當先幾而諫。非幾諫之謂矣。

子曰父母在章

太真絕裾而去。彼云王事靡盬耳。然尚爲終天之恨。今之遊士幕師有無故棄高堂數千里外。而且托菽水爲辭者矣。彼獨何心。

子曰父母之年章

喜卽是懼。懼卽是喜。喜懼原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一則以是一合急語。非兩開轉語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章

俗手定寫做不言矣。古者未嘗不言。不出二字。夫子正從其言看出耳。

子曰以約失之者章

約是收斂。近裏著實意。

閱歷世故深透。而無學問以自守。到得悔悟時。做工夫不及。只好走入邪說躲避去。從來才人狙俠。老妓名士下場。未有不以禪終者。蒲團拄杖。正是一團狠熱肺腸。狡黠機械。不妄想因果受用。卽貪竊法席名位。此其心與禽獸何異。亦豈以約之道乎。老

子清淨不犯手。近乎約矣。而滅理寡情。出爲申韓。其失略同。皆非約也。須將收斂。近裏著實意。說入聖學矩矱中。纔過高。便有弊。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章

不是贊君子之言行。亦不是泛論言行之理。是說君子存心如是。則其功夫體象可知。

不訥不敏。其失不在言行。只是心不存也。

訥與敏。只在言行上見。訥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如何見也。只在他訥與敏時。意象見得耳。故訥言卽指日用語默。若說做著書立說。文章聲問。非欲訥之言矣。近人講言行。都犯此病。乃文行之辨。非言行做工夫實地也。

訥中正有言在。

是欲訥。不是不言。

子曰德不孤章

不字必有字。語氣反復決絕。固是自然之理。而所以慰厲人意。蓋然言表。

不字必字。正爲脩德者壯膽厲志。

固言自然一定之理。亦所以堅脩德者之志。而振其氣。知其必有鄰。雖終無鄰可也。

題意原以勉進德者。使無疑沮。但看德字不真。多落後代黨人習氣。議論與聖人之所謂不孤有鄰。直分陰陽界矣。

論語泰文

天下之大。天下人之衆。而謂無一人足相然贊以增長。

氣勢云云。

論語

此是後世朋黨標榜之習。纔有此意。德字根荄已

斬矣。

天下之大。天下人之衆。而謂無一人足相繼起而角爲

尊奢云云。**註**此派起於宗門而近世門戶之徒奉以爲號召之術。衣鉢相付。目無法軌。此大惡也。

世間齷齪猥瑣。一倡萬和。諭訛成羣。晝集暮散。墟市而已。豈曰鄰乎。鄰之爲言。正以不多得。然而必有之爲貴也。

註中如居之有鄰。乃解鄰字義。非謂必有鄰句爲譬喻也。

子游曰事君數章

此非戒臣友畏避緘默也。正欲其善於諛諂。使君友得諫諍之益。而倫乃得全耳。

因避辱疏而戒言。其罪又浮於數矣。

數所以致辱疏處。正有發明。說來似諫諍貴和婉諂巧者。非數字正義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七終